藏密齋集

藏密齋集卷之四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三

濬濠工竣疏

越自瀋遼潰陷

京都震聳仰厪

聖慮

嚴諭濬濠剋期渫事維時工部尚書王佐侍郎

[illegible]王永光姚思仁劄屬何王成等晝地分任

自

東便門始而科臣霍守典臺臣蘇述先事而
司監察之役迄臣大中臣文龍代受巡視
而王成等先後報竣暨磨算有成數矣而
臣時榮復與臣文龍代夫以一百五十萬
八百一十九名計匠以一千二百八十九
名計班軍積日以三萬三千一十二名計
費水衡金錢六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兩九
錢一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司農銀一千

七百三十三兩一錢三分米三千三百一
石二斗諸椿木灰磚綫斗石物及運價亦然
其所鍬钁不與焉鍬钁以歸監督盔甲所
主事沈棨收為甲械之需而後受直於官
否者不敢以冒此一役也工有詳畧費有
多寡而時有後先土有燥濕天有晴雨儉
給有遲蚤勢亦與為難易焉易者以程工
行其節用難者以惠使鼓其子來要無不
拮据瘏痛於暑雨之中而臣等今日藉手

而告之

皇上者也其有未盡者遍烽告急經始倥偬而

濠之原未求也源出玉泉山而佃農分以

爲灌溉豪右壅以爲園池其波及於濠者

特其餘也濠之勢未審也水自高梁橋抵

都城西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

一循城之右而南而東宜按舊開爲地形

之高下而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也而

分界任官各營其目前之咫尺於全濠灌

輸淺深之宜容有未協者矣更

都城欶水獨

德勝門而西濠水南奔入關迤衍沿洄周行

大內以出玉河而今且北淤而南涸也則其脈

未疏也濠之支亦未達也嘉靖庚戌築

重城以爲附則濠之淺廣宜準

都城而地勢旣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更盧

幷按堵而一旦議恢其故不無遷析之虞

且班軍非可以水部之官督也異日者

國有暇時庫有餘積大司空董其屬以治濠
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而總滙於
大通橋大通而下又理葺諸閘以妙節宣
蓄洩之宜而後濠有全功也以壯金湯亦
以固風氣也若其原壅而不輸其流瀉而
不收雖濬奚益矣然此特就濠而論濠也
非所論於四夷之守也臣等以與有監察
之役諸有事於濠者各以其文移會謹掇
其總數開坐以

聞而併及之如此臣等不勝瞻仰待
命之至緣係濬濠工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東便門迤北
員外郎何玉成監濬一百四十丈
工價一千八十九兩八錢
料價二十五兩一錢七分
修水關石墻紅門銀六兩九錢八釐

共銀一千一百二十一兩八錢七分

八氂

主事張時俊監濬一百五十三丈

工價一千六十一兩四錢四分

料價四兩六錢五分八氂

共銀一千六十六兩九分八氂

主事劉鱗長監濬一百六十一丈

工價八百二十一兩一錢四分二氂八

毫

料價九錢六分八釐

共銀八百二十二兩一錢一分八毫

主事張杰監濬一百五十五丈

工價一千三百八十二兩六錢

料價七兩一錢七分

共銀一千三百八十九兩七錢七分

主事張泰階監濬一百四十五丈

工價一千一百二十九兩七錢六分

料價三十九兩五錢三分

共銀一千二百六十九兩二錢九分

朝陽門迤北

主事吳時亮監濬五百九十四丈

工價三千四百九十七兩三錢六分

料價六十兩六錢九分八釐

共銀三千五百五十八兩五分八釐

東直門迤北轉西

主事陸之祺監濬五百九十六丈

工價四千七百一十八兩一錢七分六

釐

料價運價四十六兩九錢五分七釐七

毫

共銀四千七百六十五兩一錢三分

三釐七毫

安定門

王事會櫻監濬門東四百三十丈門西一

百十六丈共五百四十六丈

工價四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

料價十一兩九錢七分八釐
打樁工價料價運價七十一兩八錢四
分
共銀四千七百二十三兩六錢一分
八釐
安定門迤西
三主事劉鱗長監濬一百六十丈
工價一千三百七十七兩七錢二分二
釐

料價一兩五錢
共銀一千三百七十九兩二錢二分
三舩
主事韋國賢監濬一百七十丈
工價一千三百十四兩四錢二分
料價三十二兩九分一舩
共銀一千三百四十六兩五錢一分
一舩
員外郎陸化熙監濬二百三十九丈

工價一千一百九十五兩

德勝門迤西

主事劉存慧監濬六百十九丈

工價四千一百五十三兩七錢

料價四十三兩九錢五分

共銀四千一百九十七兩六錢五分

西北角樓迤南

員外郎趙贊化監濬一百七十七丈

工價九百七十四兩二錢

料價一十五兩四錢七分七毫

共銀九百八十九兩六錢一分七毫

西直門迤南

主事張時俊監濬一百九十三丈

工價一千五百六十二兩四錢四分

料價五兩五錢二分

共銀一千五百六十七兩九錢六分

主事楊師孔監濬四百六丈八尺

工價四千二十五兩九錢八毫

料價四十一兩二錢二氂七絲五忽
共銀四千六十七兩一錢二氂八毫
七絲五忽
阜城門迤南
主事張杰監濬三百丈
工價二千六百七十六兩
料價一十八兩
共銀二千六百九十四兩
主事張泰階監濬二百八十丈

工價二千七百三十三兩四分
料價四十兩二錢三釐
共銀二千七百七十三兩二錢四分
三釐
員外郎趙贊化監濬二百五十三丈
工價一千六百四十兩一錢二分
料價二十兩
修厰閘銀一十六兩八錢
共銀一千六百七十六兩九錢二分

西便門至

正陽門

主事李養德監濬一千一百二十丈八尺

一寸

工價八千九百八十一兩三錢四分

料價七十七兩三錢六分五釐

運土價三百九十九兩九錢七分

共銀九千四百五十八兩六錢七分

五釐

正陽門至

崇文門

郎中吳叔度監濬四百九十五丈

工價五千三百九兩二錢八分

料價二十五兩二分一釐

運土價三百兩

共銀五千六百三十四兩三錢一釐

中一段大興縣知縣李思敬分濬七十二丈

工價三百一兩六錢

崇文門至

東便門

郎中吳叔度監濬四百九十二丈

工價五千二百五十二兩七錢三分

料價十八兩一錢一分五氂五毫

樁費六十兩三錢一分

運土價三百兩

共銀五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五分

五氂五毫

通共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兩九錢

一分四釐八毫七絲五忽

重城

員外郎林宗監濬五千一百五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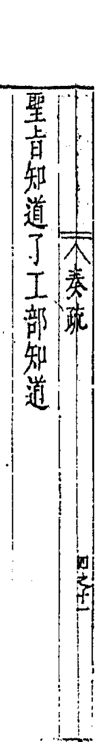
班軍本色米三千三百一石二斗

折色米鹽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

一錢三分

天啓元年十月十二日

十五日奉



聖旨知道了工部知道

懇乞

聖明亟允憲臣之推以安仁賢以重政體疏

竊惟

國家將用一大臣

天子不敢以自用而必付之

廷推付之閣擬付之臺省之公論誠懼

一人之喜未或協于公好尤懼

天子之左右有竊

一人之喜以自用其所喜而因以爲舍者于是

外廷不肖之臣厚事
天子之左右以行其忮求因而竊位因而比周
而䝉敗貽之
國家也頃都察院掌左都御史九列會推舍
其衆正所輕與夫羣小所忌者愼舉有道
術忠貞不二心之臣鄒元標以上僉謂得
人矣俄奉
旨着再推三四員來看舉
朝驚愕莫知所以

皇上豈未知元標之本末耶元標初成進士即
論劾權相謫戍以去使再出而小貶以狥
時其致此位也不待今日矣節不可撓祿
不可苟再起給事中以謫去再起吏部郎
以遷去去國數十年天留之丘壑間待
皇上今日之用天數十年而留之
皇上一朝而置之耶
皇上誠謂貳銓重地不可以無元標顧忠雖天
植道亦不輕進退之閑惟禮與義倘

成命不回人各有嚮恐不但不得一賢總憲之

用併將失一賢貳銓也如之何其可也伏

聞

皇上念元標垂老行禮稍艱葢元標

廷杖之時原以孤忠冒死不若他之受指于

中璫者可以微金吾之庇故威譴所加傷

中腰膂遂不能俯非其精神志慮之有衰

憊也

皇上誠眷念元標當於風雪寒暑之候

免

朝參不以筋骨爲禮不宜于總憲之擢

詔部再推令元標有不安其位之意夫

朝端之上得如元標者幾人元標得事

皇上更有幾十年而令不竟其用耶且冢卿張

問達新膺

簡命首推一總憲重臣而格不用亦非所以安

冢卿也幸問達侃侃自將日此一舉也吾

必以去就爭庶以終

皇上任賢求舊之美自非然者將苦于內降之
齟齬或又乏周嘉謨之勇退異日每用一
人即伺中涓所欲用何人而後上之而旋
下之表裏關通斥陟如意自此而濟濟紳
笏悉中涓之私人也二正之鑒不可為寒
心耶且
內廷既格元標而不用必其意自有欲用之
人無論問達必守正不移補牘如故即令
別有簡在

帝心之術奉夜半之斜封者自思其何以不得之于外自思其何以能得之于內能靦顏而就列耶伏乞
皇上念老成難得
討典在邇
溫諭元標卽日到任受事以安其心以竟其用此後推舉悉聽外廷其有不當臣等以白簡從事愼勿以
中旨用舍進退其間啓不肖之臣厚事

皇上之左右以求用因而比周以貽

宗社之禍

天啓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發覺假印疏

臣頃以次受廠庫之役二月四日入署有
按四十三四兩年
壽宮實收簿二冊者計銀三千六百兩有奇竊
訝其年遠不可信取月行公移按其篆文
則堂印司印果贋刻也隨拘匠頭陳祿訊
之供係書辦梁其經手其亦自供知情而
偽印實朱兆元所雕兆元俛首無詞當將
黃蠟雕印一顆比對無異方今庫藏如洗

爲雀爲鼠者日眈眈伺於其旁飽於其中

柳無有實心爲

皇上節且慎者日受司空之牘而次第給之所

入不供其所出水衡至貸

帑金充泥沙之費未有償也並以僞文廖刻

作奸不問長此安窮伏乞

敕下法司依律科罪施行

天啓二年二月十五日

十八日奉

聖旨法司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四 終

藏密齋集卷之五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奏疏四

懇

乞敕諭輔臣以存四維疏

你臺省諸臣公刻輔臣沈潅而臣厠名其末臣與潅同鄉不二百里而近苟其行累無忤而其義尚有萬分一之可留臣自當存桑梓後進之雅乃流聞四方真有耳可

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者縱以同官侯震
暘之疏披析無餘淮似再無出理而聞且
又當入閣矣淮何顏以對通國之人與其
寮友也豈其素能悍焉于妻妾僮僕之前
者其顏無不能悍焉于通國之人與其寮
友之前也方悍焉于通國之人與其寮友
之前而時懼人發其所渶諱則必思以樹
威而剪其所忌威未易以假頃樹則必先
固其身于婦寺之閫而後可以爲所欲爲

乃今日而其身巳固其威可樹其忌可剪
惠世揚罰矣侯震暘謫矣臺臣江秉謙又
謫矣秉謙之謫非以張鴟鳴之故獨以考
選在邇欲令新選諸臣詟威福所在機軸
所操而盡𨶒爲我用夫
皇上所用以發奸摘慝者獨此耳目之臣耳今
外有強敵旁多伏奸正宜納讜容戇明示
意旨發攄敢言之氣使大臣權臣內臣懷
奸而不敢動而勢璫乳媼分威共權綸扉

畜通家之子戎幕奉再生之父多纁列冑
賞之官諸言事者指輔臣則斥指樞臣則
斥歷數去秋以來凡爲
皇上勦剖其推燥居濕之慈者無不譴者譴罰
者罰獨夫受槖囚之金錢而鼓其虐熖者
無誅焉此其故可解而不可解大非所以
示風尚振四維也內廷之人外廷之人安
得不盡化爲輔臣之人而皆無行義之人
也目今田海戍嚴黔蜀告變腹心之蠹亟

情覩爲綴圖臣謀不能以佐帷幄力不能
以執戈矛又方抱病正乞代
題于同垣之長顧俛自思惟諸葛亮方當出
師上表涕泣惓惓于親賢臣遠小人而宮
中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付有司論其
刑賞史鰌以不能進玉退瑕旣死猶以屍
諫則臣一息尚存不敢不竊附于古人事
君之義臣力疾具疏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奉

聖旨時事艱危輔臣淮素懷匡濟方切倚任你每妄生疑議全無影響佞侯震暘江秉謙處分皆出朕裁與輔臣何預魏大中不諳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乞

敕奉

旨諸臣刻期會

奏推見王隱以立大防疏

禮臣孫愼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

奏何以迄今未

奏也盖

先帝之棄群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
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茲
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酖毒于女謁佚元精耗損憊
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
今未
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

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
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爲弑以
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
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
甚晰也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
以優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
文昇者代爲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淺山窮儌所謳吟
之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
反從而護之從哲直無人心者何以迄今
未
奏也至張差所繇誰不知爲鄭國泰也者究
主使者法之正兼調停者事之宜從哲身
爲執政如在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疑聽
神祖之自調自護聽亂賊之跋扈公行而群小

承風道路以目王之案何士晉陸大受李
倖諸臣褫之外之調之困頓之而死之溥
天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微動其忠
君愛
國之念稍開其誅亂討賊之口乾坤或幾乎
息日月晦而不明矣何以迄今未
奏也夫賊必抽戈剸刃形見事著而後爲賊
大賊之所以漏網也春秋之法誅賊卽急
誅夫黨賊之人謂人人起而誅賊而莫之

與則人莫敢勸于爲賊而爲賊者孤篡弒
之禍亡也今一夫奮梃曹起而譙之是何
舉朝皆黨賊者而執政者不以問也春秋
之法誅意謂惡莫憯于意也然則關入
慈慶非張差之意固鄭國泰之意也投劑益疾
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又必誅
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
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久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
奏也然則從哲何以遂至此極也其所繇來
非朝夕之故矣蓋
神祖當年不無微露其母愛子抱之端一時工
窺伺而苟富貴者圖以悅
神祖必先以悅
貴妃圖以悅
貴妃必爲之効其意所欲爲之事以故辛卯
之密揭癸巳之並封皆不顧順逆無復禮

義蔵積根深勢傾與廣凡内臣外臣大臣小臣舉無非國恭之人而從哲亦其位置之人也設從哲而非其人也必不能錄徑竇以入既入其筮夫何能爲故屢經大逆處之不驚若與聞乎故而視爲固然者所謂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罪者從哲是也從哲非身爲逆陷于其中而不能自出者也其罪乃甚于身爲逆者

何以逭今末

奏也是故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

崔文昇之逆不迺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

養性方從哲之罪不祭之三案不定不悉

置諸罪人以應受之法

先帝之寃不伸寃一日而未伸討

皇考之靈在

帝左右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此關

皇上天性此關

皇上孝治

親不可忘罪不可赦即今濟濟在
廷苟非賊臣之黨亦誰不願得罪人以復
先帝之讐者何以迄今未
奏也且諸人之罪自具等差非有難明也法
嚴造意國泰爲尤是即戮國泰之屍礫養
性于市尚不足償夫積討以慎
先帝之恨獨念
神祖之愛當令有終
先帝之孝當爲仰體

貴妃當安其餘年
禍落當永其帶礪則
皇上欲安全之而
詔令罔籍恩之有餘丁義者已多也何以置若
罔聞也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于張差而
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
奏也況夫乙卯之變猶微

九廟之靈細詳
先帝所以違和之故而逆謀固已行矣特
先帝不無隱忍于其間即一時忠愛之臣不忍
斥言夫起居之不慎耳及今不戒萬一宮
御戚畹靡有悛心衽席之間醉飽之後血
氣有不及持呵護所不及到規諫所不能
施間不容髮而事已不忍言矣是不孰之
徒得日工其謀于法之所不能加而
天地

祖宗臣民所係重者日寄之于不可知之人與不可測之事而是不可知不可測者即在於食息寢處之常也與言及此寧不寒心贄御之人啓處之節時時省顧時時防閑斯亦今元老大臣之責矣思以毖後鑒在懲前何以迄今未

奏也臣非不知欽奉

明旨會

奏有時而側聽累月

天討未章或者親履夫鞫獄問安之變痛定思
痛其痛倍有難言者必非以情面身家之
故有所避迴于其間而日復一日事未可
知黃克纘之心路人知之矣臣不敢盡以
衰世之道待今之大臣而討罪之義疾比
風雷利在速斷亦將以覘今日之秉政其
討賊者何如也伏乞申
敕諸臣即日會
奏施行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會奏了該部知道

朝儀疏

題臣趙

會極門拜疏會有選館之舉諸進士於

御墀前縱橫雜坐桌椅欹偏甚有解衣卸帶

岩幘褰裳者臣愚人臣東䇿事

主布武

明廷之嚴威儼恪莫過於此時矣

皇極門

皇上臨御之所肅然介於其傍且

御幄前百官叩頭跪拜于茲何得偃坐褻處

草野恣肆不及生儒應試督學時非以敬

身非以敬

君也詢之往事皆云冠帶終試去

御幄亦尚違近

朝端邪議幾不知有

君父矣臣不可以不嚴細亦不可以不謹乞

敕閣部于出入儀常一爲申飭使人心知有

朝廷之尊

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儀委當整肅念新進多人姑不究朕見

御門月班行人少殊欠敬愼着各衙門一體

申飭不得仍前怠玩該部知道

懇乞

聖明根究抄傳銓疏以覈眞僞以窮奸究疏

昨臣辦事該科出抵臣寓道路喧傳云有

托名吏部尚書張問達具嚴卿考察一疏

中間有語及臣臣不勝駭異謂天日昭昭

之下不宜有罔兩晝行也及見抄傳邸報

果有是疏反覆數四似全不解文義者又

似解文義者又似實解文義而故爲是不

解文義者似全不諳事體者又似諳事體

者又似實諳事體而故爲是不諳事體者
似黠似蠢半譫半劇疑鬼疑人藏身露爪
此其來誠不可知而其機滋不可測矣年
來世道傾危人情詭怪甲辰之妖書辛亥
之僞札以至罷官郵書問于長安幽囚走
匿帖于都市皆憑虛搆形借端嫁禍扇搖
宮禁荼毒朝紳網羅彌天坑坎匝地今茲之
疏安知非此等故智耶臣孤蹤孑影屢犯
兇鋒班行濟濟紳笏如林而感慨多事弱

以及臣知非無故而然矣萋斐哆侈誰適

與謀長此不窮流禍將大伏乞

皇上敕問銓臣此疏有無真偽如此疏果不出

自銓臣乞即

敕該城提拘報房根究發抄之人直窮主使明

白奏

聞按律處治無致譸張爲幻以惑亂

朝政

天啓二年十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這抄傳僞疏着該城御史嚴究根因奏處近來議論紛淆各衙門私揭發抄奉旨禁革全不遵行着一併嚴行申飭有再犯的重治不饒

請簡卿寺以備撫臣之用疏

臣竊惟天下大患莫大乎率土之百姓咸囂然有莫必其性命之憂即今衡數方域幾無咫尺之地可稱安土矣冀少蘇其墳首頳尾之愁怨而不至如蜩螗沸羹之不可收拾惟州邑之守若令是爲要非選用忠正仁明文武廉毅之臣填撫其地且久任之一切貪殘之吏誰與激揚澄汰而以胥垂斃之百姓于袵席者顧撫臣推自簪

臬者什三推自卿寺者什七卿寺進而貳
卿者什三出而填撫者什七則今日之卿
寺皆異日之撫臣也當事者一意公家儲
材是求某地需某材某材應用之某地遇
用腹用緩用急用一一廣儲精核而豫布
之不以猶人目前最亟者黔危則滇危
蜀危楚地設有覬覦而動者而楚與俱危
偏沅設鎮斯亦扼吭之着矣方且聽李標
之自存而自亡王三善之自剏而自若狀

我續之自剿而自撫而議久不決其以知
兵剡薦者亦自以知兵出山而弗聞請纓
之舉逶迤旬腹裏攘攘熙熙如貧子之行
攫于市如所謂太常寺少卿王紹徽者願
天之撫臣未䝱也而思以攘臂而攫之操
江未䝱也而又思攘臂而攫之臣鄉之撫
臣未䝱也而又思攘臂而攫之熱中臙厚
自喻積薪目睜不啻涎垂不止以左右望
而罔榮利斯不必盡臚其生平而就此營

營擾攘之態足勝撫臣之任而愉快乎凡
不堪撫臣之任者咸不當玷卿寺之班而
拾級而登者若謂是固然而以干于退人
夫撫順之陷趙與邦猶不免於失事之誚
乃至今日而宣往年之捷則身與其賞身
當遼瀋之陷廣寧之陷諸死綏者死官者
死法者比比矣而不與同其患儼然奉常
紆金而晝錦焉豈人臣之義乎
明旨所以亦謂夫內轉之多也至官列郎署滿

維裂檢幾於諸工狎客辱人賤行矣而躐
躋卿寺大駭睹聞仲允膳夫詩人所刺恐
亦非其分之所安也夫不顧人臣之義與
其分之所安物議沸然褎如充耳將異日
者又需次而推撫臣耶昔寧庶人之有逆
謀也人不敢以其逆聞第置王守仁于贛
而本兵一聽其所請壬午浙兵之變本兵
皇遽而謁輔臣蓋圖所以治兵也輔臣從
容言日此吏部事吏部又皇遽而謁輔臣

轄臣日用張佳胤撫浙自定耳撫臣所繫若此之重先朝之揆撫臣者亦若此其豫也今方內多故臣竊謂皆撫臣之未得其人欲撫臣之得人先儲材于卿寺伏乞

敕下銓臣自今卿寺之推務衡量材望必得所謂忠正仁明文武廉毅之品以為塡撫四方地毋徒一徇情面年資躐敘充位迨其有急而圖一撫臣仍推轂而無從也茲詎安今日之急務也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方內多故巡撫官委宜擇人備選但不必以疑迹苛求該部知道

寺臣摟攫自供陰奸自露謹兢疏刳馭以

祈

聖鑒疏

頃臣以百姓大命懸于撫臣撫臣之材備

於卿寺四郊多壘鮮有出其身爲

皇上分此憂者旣不能于多壘之地分憂夫亦

恬焉而已矣而肥美內地輒復伺鞅嘗嘗

攘臂思攫王綸敚其著者也故列以告之

皇上而綸敚自疏其未嘗攘攫也不知其實以

擴攫自供也何也紹徽自謂其杜門誦讀不問外事者也然則何以知外之有相持而下先着者知有爭先之着必曾希其惟恐落後之着持與誰持爭與誰爭先與誰先也且又何以備悉夫道欵者呈身者如此其醜也則皆其擴攫之精神智數與其所避逅而得之者也臣謂紹徽積薪自喻而紹徽果自言其資俸居儕輩之先豈非其呈身時道欵時所汲汲焉而與儕輩爭

者獨賴此一著乎撫臣之推首論材品儕
以資俸不自量其材品之在人後而徒幸
夫資俸之在人先資俸誠先則偏沉之議
亦已非一日矣何不慨然爲
皇上分此西南半壁之憂耶況今日而尚沾沾
于資俸意欲何爲臣故曰細微以攘搜自
供也又有可以致疑者人之謝絶宴會也
斯不足矜詡于
君父之前乃僞疏抄傳譏臣以不洱人之宴會

而紹薇逗漏此語若與相應奉

旨根究方未得人紹薇之疏若神告之不適以自露其陰奸耶若蘇秦之爲人君子所不齒而紹薇致恨於非其時益駭聞聽豈其亟繭於閣臣銓臣憲臣之門以爲其師游說者尚有簡練揣摩之未工而不覺爲此怏怏耶名之隨實如影肖形惴惴於去國之名早已自知其身之不潔而難免於清議矣擇人儲選業奉

明旨撫臣必不徒以資俸論卿寺必不可以歷
人參伏惟
聖明垂察
天啓二年十月十二日
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藏密齋集卷之五 終